

热历史

古代城市布局的追求

李令福

在古代，都城建设的布局规模等都有相关规制。对古代都城建设影响最大的为《周礼·考工记》：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。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；左祖右社，面朝后市，市朝一夫。”一是方形城市形态，四边城墙各设三门；二是都城要素对称布设，比如左祖右社；三是“面朝后市”可以理解为朝廷在南、市场在北，存在一个南北向的中轴线。

秦都咸阳初建于渭河以北，秦昭王时扩展到渭南，秦始皇在渭南上林苑兴修阿房宫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明确说秦都咸阳布局是法天的：“表南山之颠以为阙。为复道，自阿房渡渭，属之咸阳，以象天极，阁道绝汉抵营室也。”《三辅黄图》也说：“始皇穷极奢侈，筑咸阳宫。因北陵营殿，端门四达，以则紫宫，象帝居。渭水贯都以象天汉，横桥南渡以法牵牛。”在秦都咸阳的规划中，咸阳宫象征着天上的“紫宫”，即天上的紫微垣。其位处北天中央，北极居其中，众星四布以拱之，也称天极。“紫宫”为天上的昊天大帝所居，对应于地上“天子”居所当然也应如紫宫一样，位于国之中央。而天子所在宫城为禁地，故后来称其为“紫禁城”。

西汉长安城在秦都咸阳渭南宫室及上林苑的基础上修建起来，后来陆续建设了7座具有卫星城性质之陵邑，汉长安城也成为横跨渭河

南北的大都市。汉长安城大体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。据考古学者秦建明勘察测量，通过安门大街的中轴线向南延伸至子午谷口，向北延伸至汉高祖长陵两座封土中点、清峪河（也称“清河”）大回转，直至天井岸村天齐祠遗址，总长74千米。这条基线与真子午线的夹角误差仅为±1度，与我国大地原点仅相差2分经度左右。

隋都大兴城平面近方形，单边城墙约9公里，规模巨大；东西南三面城墙均设三门。在城市形态与“旁三门”等方面基本符合《考工记》，同时以南北向朱雀大街为轴线，具有“中轴对称”的布局特点。大兴城由宫城、皇城与外郭城组成，宫城在都城北部正中，东有东宫，西有掖庭宫，如同双翼东西护卫。皇城位于宫城南面，是宗庙和军政机构所在地，其中太庙与太社位居东南与西南，以符“左祖右社”之制。郭城正中为朱雀大街，宽达150米，是当时世界城市中最长的中轴线，又称“天街”。朱雀门东西各有5条街道，沿街的里坊数目东西基本相等。又分别建设有一个商业区，而且位置对称，被称为东市和西市。

隋大兴城的建设与布局还充分利用了原隰相间的自然地形，在高地上布设各类建筑时运用了《周易》“六爻”的理论，显示出特殊的功能分区。城市建设者宇文恺从天然地形中找出6条东西向的高坡，以象征乾卦的“六爻”，并按卦辞来规划

城市建置。《周易》乾卦卦辞“九二”为“见龙在田”，象征着“真龙”出现在地上，因此在“九二”高地上布设官殿，“以当帝王之居”。这就是宫城的设置。“九三”在宫城南，被《周易》认为是“君子终日乾乾”的地方，把政府机关安排在这里，象征着文武百官努力工作。“九五”高地，《周易》认为是“飞龙在天”之区，一般人居住不得。故特意把玄都观和兴善寺安排在这里，作为供奉神圣的场所。这就给现实地形赋予了人文精神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。

元明清三朝首都的北京城经过元代开创、明代改建与清朝传承，基本实现了《考工记》的理想设计，为中国古典都城建筑的集大成者。这可从北京中轴线的功能上来直接体现。北京中轴线是指自元大都、明清北京城以来北京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的对称轴，诸多重要建筑位于此轴线之上或对称布设在轴线两旁。传统轴线南起永定门，向北经过正阳门、天安门、午门、太和殿、中和殿、保和殿、乾清宫、神武门、景山最高点万春亭、鼓楼，直抵钟楼的中心点，串连着四重城，即外城、内城、皇城和紫禁城，全长7.86公里。北京城基本以此轴线为中心，形成了东西对称的格局，比如左面为太庙、右面为社稷坛的“左祖右社”。北京传统中轴线对于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建筑的布设、奥林匹克公园的建设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（《光明日报》）



生活史

“二八”大杠

王裔华

几十年前，“二八”大杠曾是人们重要的代步工具。所谓“二八”大杠是指自行车型号和外观的统称，“二八”是车轮直径28英寸，大杠是车架上有一根横梁，从车把下面通到车座的位置。此车型宽大舒展、材质坚固、运转灵活、经济实用，人骑在车上，无论是遇到马路牙，还是小土坡都能所向无阻，一冲而过。车辆有全轮罩和半轮罩的，在当时，永久牌锰钢13型的质量最好，凤凰28型莱宁刹的最时尚，永久12型、凤凰18型和飞鸽牌的既美观又实用，还有一种车型是“二六”的，车轮直径26英寸，车身轻便，适合女生使用。当时国内自行车生产企业不多，最有名的是生产永久牌的上海自行车厂、生产凤凰牌的上海自行车二厂和生产飞鸽牌的天津自行车厂，这些厂家的产品美观大方，质量一流。还有一些如红双喜、金狮牌自行车等，但这些牌子的产品市场美誉度与前面几个名牌产品差了许多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各种品牌自行车如雨后春笋般问世，“二八”大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退出，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那个年代物资紧张，家庭拥有自行车是笔较大的固定资产。要买车不仅需花费三四个月的工资，还需要十几张工业券和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买到，能买到一辆好车实属不易。那个年代交通工具不多，也没有什么专业送货业务，家里买米、买煤、买菜等全靠“二八”大杠来当家。为了运载家中一些较重的货物，在车架上铺上一块搓衣板，用绳线捆紧，然后把物品放在上面运送。（《金陵晚报》）



▲临猗县大嵋山农耕文化博物馆展出的自行车
记者 刘亚 摄

文史拾零

《山海经》里的蛇：图腾崇拜与神秘象征

董纳 刘君玮

在远古时代，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极为有限。面对蛇类独特的外形、强大的生存能力及神秘莫测的行为方式，人们内心深处萌生出强烈的敬畏与崇拜之情，蛇也因此成为众多氏族、部落尊崇的图腾。据相关研究表明，《山海经》记载中国古代有58个信奉图腾的部落，其中8个以蛇为图腾。这些部落将蛇视为保护神与祖先的象征，深信蛇具备神秘的力量，能够庇佑部落的繁荣昌盛与繁衍不息。

《山海经》中记载，上古神祇多为人首蛇身之态，最为著名的当属女娲。传说女娲人首蛇身。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载：“有神十人，名曰女娲之肠，化为神，处栗广之野，横道而处。”郭璞注：“女娲，古神女之帝者，人面蛇身，一日中七十变，其腹化为此神。”据《帝王世纪》记载，其配偶伏羲同样是人首蛇身。除女娲、伏羲外，我们熟知的水神共工及其臣相繇（相柳）也为蛇身，《海外北经》“禹杀相柳”处郭璞注：“共工，人面，蛇身，朱发。”《大荒北经》有：“共工臣名曰相繇，九首蛇身，自环，食于九土。”上古山神烛阴也为蛇身，《海外北经》有“钟山之神，名曰烛阴，视为昼，瞑为夜，吹为冬，呼为夏……其为物，人面，蛇身，赤色，居钟山下。”

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，蛇以多样化的形象存在。女娲与伏羲是半人半蛇的形象，是蛇图腾崇拜的人格化。故官博物院所藏的伏



▲夏县宇达青铜文化产业园展出的“蛇”造型雕塑
记者 刘亚 摄

羲女娲绢画系1963年4月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，一般认为伏羲所执矩象征地，女娲所执规象征天，用以配合画面上的日月星辰。除此之外，一些不知名的山神也多为蛇身。《北山经》记载“凡北山经之首，自单狐之山至于缁山。其神皆人面蛇身。”《大荒北经》载：“赤水之北，有章尾山。有神，人面蛇身而赤。”《海内经》载：“又有朱卷之国，有神焉，人首蛇身，长如辕，左右有首，衣紫衣，冠旖冠，名曰延维。”

一些上古神灵即使自身没有蛇的特质，也多有“珥蛇”“践蛇”“操蛇”或“衔蛇”的特点，如：《大荒东经》中，“东海之渚中，有神，人面鸟身，珥两黄蛇，践两黄蛇，名曰禺。”《大荒南经》载：“南海渚中，有神，人面，珥两青蛇，践两赤蛇，曰不廷胡余。”《大荒北经》载：“有人珥两黄蛇，把两黄蛇，名曰夸父。”《中山经》载：“神于几居之，其状人

身而身操两蛇，常游于江湖，出入有光。”《大荒北经》载：“又有神衔蛇操蛇，其状虎首人身，四蹄长肘，名曰强良。”“珥蛇”即耳上挂蛇，“践蛇”则是脚下踩着蛇，“操蛇”为手中持蛇，“衔蛇”为口中咬着蛇。蛇与古巫紧密相连，据学者研究，《山海经》中的“珥蛇”“践蛇”等，是各地巫师以蛇为媒介，企图获得神秘的力量，达到通灵的效果。

《山海经》中蛇的形象充分体现出当时人们对蛇的高度尊崇，将其与创世、自然力量紧密相连，蛇成为沟通天地、承载人类原始信仰的关键符号。这主要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依赖。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，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充满了未知与危险。蛇的生存能力及冬眠后复苏、蜕皮重生等独特习性，使人类认为它拥有超越自然的神奇力量。

（《北京日报》）

架子车

李焱

架子车，亦称“拉车”，是一种用人力推拉的两轮车。它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在农村，兴盛于80年代，是当时农村主要的运输及交通工具。它分为车架和底盘两大部分，两部分可以拆卸分离。车架主要由车厢、车档、车把、攀绳等几部分组成，车架没有现成可买的，需要自行选用木料聘请木匠手工打造。车身中间的两侧装有枕木，中间有半圆形的凹槽，卡在车轮轴体的两侧；车档位于车轮上方，由木板、竹板或薄铁板铺设而成，是车厢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；车把要长且平直，最好选用中槐木，这种木料纹路直顺、少节疤、不翘不裂虫不蛀，经久耐用。在车厢头部的两侧，分别安一个锁扣，在载重量大时，能够连接一根结实的宽带作为攀绳辅助驾车，长度要略长于车把，可以随着车手的身形等情况进行调节。车厢后要装磨带，一般选用钢丝和橡胶制作的圈状物，靠其与地面的摩擦力减缓车速。底盘主要包括车轮和车轴两部分，车轴两边装有像自行车轮子那样但要略粗些的轮子，这些需要外购。

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，没有机动车，每个生产队顶多有3辆马车，根本就不够用，大都靠手提肩挑运送。同时，马车载重量过大，且不够轻便灵活。因此，架子车的出现，极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，方便了人们。并且，它可载重250公斤~500公斤，效率可提高五六倍。（《齐鲁晚报》）



▲临猗县大嵋山农耕文化博物馆展出的架子车
记者 刘亚 摄